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屠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秦州本屬隴右節度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為左神策護軍中尉立上為皇太叔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玩翻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遺唯季翻植服之以朝朝直遥翻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下戶嫁翻再貶常州刺史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唐為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去年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綝薨張允伸為留後注曰舊紀亦無朝廷命綝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戍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從之　今按通鑑書八月周綝薨考異以為七月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

馬溫裕璲之兄子也孔戣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吐蕃論恐熱遣偽莽羅薛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吐嶺水經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復扶又翻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氂力之翻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

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
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于甘州西師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
肅州福禄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
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聞懷光
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
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劓魚氣翻刖魚決翻羸倫為翻及
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

平章事一月今從實錄新紀考異曰舊紀在十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究翻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温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業戣之弟子也孔温業之操行不見于史時人蓋以其家世而敬之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

來降（降戶江翻下同舊志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里）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于州門（帥讀曰率被皮義翻）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令從實錄新舊傳紀）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沈持林翻墮讀曰隳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休窮究其

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帥所類翻數所角翻勝音升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余按唐年補錄乃宋摯虞

受者之為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既無異同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

今顏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職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初上令白

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為于偽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五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于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數所角翻樂音洛）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中竹仲翻）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于佛前焚香事之（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

敏中軍于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于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從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為巢穴蓋銀夏之要地也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于饑寒猶行鈔掠鈔楚交翻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于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埸或復入山林復扶又翻下同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甄稽延翻

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鄜道量免租稅（鄜音膚復方目翻量音良）鄜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久翻導引也）其衆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于衆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　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

色驕倨言語荒誕（誕徒旱翻誇大也）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恐熱本吐蕃落門討擊使）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皇子潤為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率以十户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髮十七萬僧（言使僧長髮復為齊民也）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户始得蘇息也陛下即

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幾居依翻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為于偽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撙慈損翻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

業者行下孟翻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
罷兵日修時用兵以復河湟從之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
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
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
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
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以户部侍郎
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
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

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十州幷沙州為十一州見賢遍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西至瓜州五百二十六

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伏道縣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

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今考諸書蓋二月

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

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稽音啓易以豉翻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屏必郢翻又畢正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不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射而亦翻賊皆投弓列拜請

降降戸江翻潼歸舘而王贇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茍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帥所類翻下同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從千容翻諴户嵒翻援于元翻　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為于偽翻資以序進履所歷之官也　六月壬申先以諴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雍王渼薨追謚靖懷太子渼音美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諸番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使業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禁唐民毋得入番境侵掠犯者必死諸番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

無故橫訴橫戶孟翻一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李絳相憲宗以直諒聞帥梁為亂卒所殺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孫冠昌資二州孫曹皓翻資州漢資中縣地宋齊為資陽戍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思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惴為棣王惴之睡翻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墮讀曰隳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

許置一院（繫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此令所謂度牒者）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處昌呂切）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法杖謂常行脊杖也脊資昔切折之設切）杖臀一折笞五（臀徒渾切）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

華州奏有賊光火刼下邽明火行刼言盜無所憚華户化翻關中少雪上事少詩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鄭太后甚謹不居别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内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

緡鹽利榷古岳翻酤工護翻　考異曰續皇王寳運録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溫公拳拳于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宣宗絶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潘崇諱矣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溫公于郭后之崩王皡之貶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皡之諫卒伸于咸通之初通鑑又書之懿宗以子繼

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違也不可得而揜也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德裕故親僧孺之子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睦州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謝恩之後前進而言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

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于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硤石隋之崤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陝州陝失冉翻）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還音旋又如字）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易以豉翻）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問　考異曰唐年補録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録新

紀

上獵于苑北此又出苑城而北獵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軍家索之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支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客翻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旣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

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澳音奥屏必郢翻卑正翻斷丁亂翻朝直遥翻上閉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斷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緑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緑七品服淺緑八品服緑九品服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黄衣廪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棨戟侍衣紫衣於既翻上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及懷州刺史閻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衆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諴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于寧州事見上卷三年先志爲翻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故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鏁縣簿鎖令廳縣令廳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令之差役

薄始此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上聽察彊記宮中厮役給灑掃者厮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蘇老翻又素報翻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吏翻才性所任任音壬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污帛污烏故翻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為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而上時掌翻下上疏同）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出謂渙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渙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渙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渙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卞急（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彥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

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者沈既濟之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于尚藥局不待詔于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于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工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銅鐵鹽

場皆有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殿丁練翻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疋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批匹迷翻勞力到翻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脉診止忍翻切脉以候驗受病之原治之數日良已治直之翻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

功（李榮有功見上卷三年）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李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散悉但翻）甲午以祗德為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部）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休不敢復言（復扶又翻）

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昏姻有功于國謂討安史世為婚姻謂世尚公主世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北廷喪亂喪息浪翻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屬之欲翦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已厖歷即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册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考異曰貞陵遺事東觀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併敗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

新紀舊紀新傳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横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横戶孟翻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翰林學士院在內庭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言韋澳所奏誠合于理但鄭光殢我不置此實言韋于母黨之愛殢它計翻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

詔顧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韋澳之言灼然可行也朕為鄭光故撓卿法為于偽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殊以為愧澳歸府府謂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于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待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却須刻而租入今從鄉玭續貞陵遺事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廑渠遴翻夏戶雅翻有術士知之詣廑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

醮具于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呼火故翻韋屢有異志令我祭天屢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貲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邏郎佐翻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屢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上時掌翻秋九月上召屢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屢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屢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屢為

永州司馬厘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厘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取播州司馬令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紀述台司甚切時家君倚鎮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顥懼累表辭劇務戶部之務繁劇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祕書監　上遣

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

貢十一月辛亥册拜為嗢禄登里羅日没蜜施合俱録

毗伽懐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

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

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

宜遷四主出太廟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

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薄其進君之惡也

敕于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

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敎授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佑助也即手書慎

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鄭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內園使李敬寔內園使亦內諸司之一五代時有內園栽接使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橫度曰絕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褫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先悉薦翻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

處繁劇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悦及歸其甥柳玭尤之玭蒲蠲翻又蒲賓翻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岐路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録玭仲郢之子也柳仲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為于偽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史炤

曰盥手澡手也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徵之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南經畧使容州軍亂逐經畧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畧使

甲午立皇子灌為衛王灉為廣王灉紆容翻又紆用翻 秋七

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玩翻一日在上前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畜吁玉翻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于天德

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敕嗣韓王乾裕于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令從貞陵遺事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戶孟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忤也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為于僞翻乃設虛坐坐徂卧翻置琵琶而羅拜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

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沈持林翻湎面善翻飲酒齊色曰湎薛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好呼到翻彈徒案翻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洛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勛與勳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

衛將軍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丈翻承勳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居秦州之西承勳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于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勳軍宴坐中謂承勳曰宴于軍中曰軍宴坐徂卧翻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飢疲唐人多內徙三川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宕徒浪翻二千里閒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帥讀曰率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

不愧于張義潮矣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承勳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翻下同承勳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于承勳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秦成防禦使府仰牛向翻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勳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

稗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敵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 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勅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博于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王端章册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王端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宣翻又如字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為節度使　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使康王汶上子也考異曰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芀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芀都聊切又音調者葦華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棗也北木

可以支久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竻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黄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聞交阯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竻盧得翻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南蠻謂南詔蠻也去交阯半日程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式意思安閑思相吏翻遣譯諭之中其要害中竹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于我為安于彼為害者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

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都校猶言都將也孫晉皓翻校戶教翻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黥於邊徼羸倫為翻徼吉弔翻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瑑柱兗翻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瑑令于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卻御為相秘世無知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于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睹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語

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于湜實錄琢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懸日付琢令擇吉日琢既奏二十五日令從之琢仁軌之五世孫也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琢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甄稽延翻別彼列翻上酬萬一琢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晉王衍字夷甫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朝直遙翻稱尺證翻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屏必郢翻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軒轅集之求還與會昌末年之事也二月

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以陳弘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于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畧無以盡恭于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眾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于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

朝直過翻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于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職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琢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琢既入相與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琢云云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上欲御樓肆赦唐初天子居西内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内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青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甬翻上不悅曰遣朕

于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欲翻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肆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旬日愼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爲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爲邠寧節度使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夏矦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别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録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玭四月燧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閏嶺南亂蓋於此除燧嶺南而倣封還以燧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 倣俛之從父弟也 蕭俛穆宗長慶初為相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

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于難難乃旦翻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録或作琢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録及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洺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别一李涿非聽子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考異曰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

府按蠻書冠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峯州有林西原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舊有防冬兵六千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知峯州者言于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于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于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七百九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由獨遂帥其衆臣于南詔帥讀曰率自

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擢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遣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暴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如此寇安南即新書李涿傳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

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薫薫奔揚州

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羨弋線翻）朝廷亦因而甄奬（甄稽延翻）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剽匹妙翻）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

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畧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求襲我矣（求當作來）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

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言杜守澄之先自齊梁以來不可制也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莧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誠之子也存誠後為安南都護李鄠所殺前又云李涿所殺未知孰是安南飢亂相繼六年無上供上供者錢帛之輸京師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真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濒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為宣州團練使璋造

之子也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四年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深式禁翻漂沒數萬家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遠于願翻卿知之乎延陵悸慴失緒悸其季翻慴之涉翻緒絲端曰緒言延陵悸慴應對錯亂失其端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于柳浦西

依山築城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
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興許應翻未必實然
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
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
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時掌翻令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以問
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
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格音閣宰相可畏有權

如令狐綯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為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時方寒綯汗透重裘重直龍翻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朝直遥翻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漏上一刻許也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又翻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令狐綯為相至懿宗即位方罷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五月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　上以光禄御韋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事見三年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為宣歙觀察使　兵部侍郎判戶部將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從千

容翶易以鼓翶徵堅㐫翶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伸不諭不諭者不解上旨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師讀曰率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州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于江西以季

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折而設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

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新書曰牟三為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惕它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為其于偽翻故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見賢遍翻上

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屬之欲翻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于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考異曰亓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懿宗實録亓苦堅翻海陵本作亓渠之切姓也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中尉謂王宗實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

直至寢殿上已崩年十五東首環泣矣首式又翻環音宦宗實吡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郢王壬辰下詔立郢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濯句古候翻當丁浪翻郢音運更工衡翻濯七罪翻权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守獻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敢用法無私從諫如

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衡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衡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考異曰東觀奏記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令狐綯所忌緩其入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絶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于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誠又遣血輸啓事于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貸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馬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以市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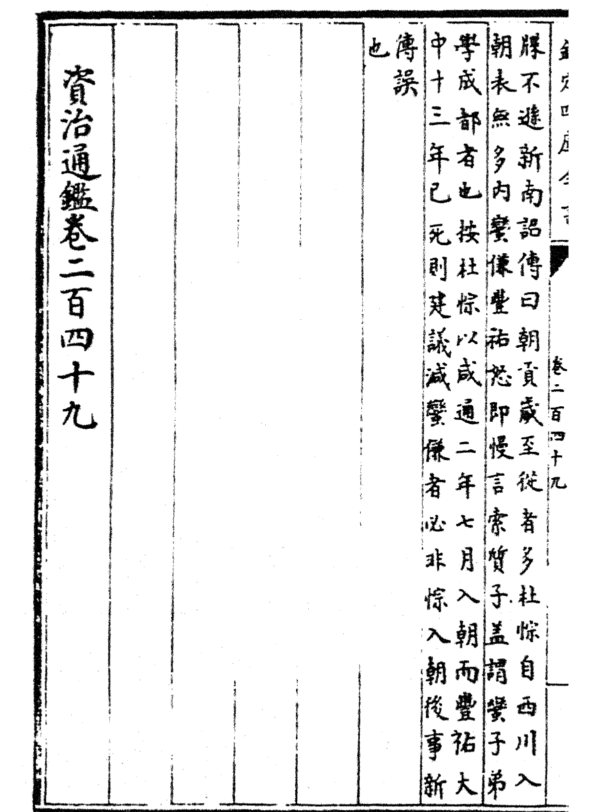
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今從實錄九月追尊上母鼂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為相後以帥西川致寇敗　浙東賊帥裘甫

攻陷象山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或曰衛大夫柳莊邑于裘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鄮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師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剡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祇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勍渠京翻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滈胡老翻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

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青溪道即清溪關路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悦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復扶又翻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于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于稟給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寖多傔苦念翻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還從宣翻又如

宇宗山客翻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酋慈秋翻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龍字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今雲南國號大理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薩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



脒不進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傔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盖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己死則建議減蠻傔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盡彊圉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温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栢觀前桐栢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栢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

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帥讀曰率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見賢遍翻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孱鉏山翻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將即亮翻下同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

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磕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歷虽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㽿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㽿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宄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帥所類翻暀于放翻又手曠翻）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遥通書解帝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

皇帝于貞陵（此謚正葬貞陵陵中册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鄭祇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復扶又翻）祇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宣潤將士請土軍為

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音軍職級音勲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此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裏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為

然相息亮翻遂以式為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太子賓客閑慢之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為于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皆分左右置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悉但翻將即亮翻下同）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曰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治直之翻斷丁管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為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

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鄮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鄮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久翻踐慈演翻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稼翻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所憚樂音洛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

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間古莧翻）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晊朶頤）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

矣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觀劉暀策畫豈可以小盜待之乎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說式芮翻易以豉翻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將即亮翻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

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而汝也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祇德置酒為于偽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祇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祇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别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户江翻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立効謂立功也使帥其徒為前鋒帥讀曰率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先悉薦翻諜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屏必郢翻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横猾者索山客翻横户孟翻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廪以賑貧

之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沼翻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比毗至翻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虜久羇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餧甚餧與餒同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讙與喧同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潁川郟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

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詗翔正翻又火迥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沼翻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吏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

姓名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豉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

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綱顧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聽明己酉詔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閣譜博古綱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詔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戍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睢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先悉薦綱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

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下同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攻賊巢穴昭義將趺趺蕺將四百人趺奚結翻趺徒結翻蕺渠龜翻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梢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别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昴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

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睢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麗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澨市制翻水際曰澨）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虞度也）皆棄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

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旣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𨛦村上𨛦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今謂之上寮山𨛦力留翻賊將王皐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

繒慈陵翻以緩追者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下同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曰促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

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遥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斷音短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録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擲㯺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𡚁官軍亦疲裘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僞變休耳謹備之乃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暀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還與諸將語伺我軍

之浙將使勇者潰圍為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擧離城數十步伏兵兵走以聞之鋭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為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甡劉慶二十餘輩立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王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為其將劉甡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夾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矣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夫甫何罪罪皆劉甡輩命立斬之甡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焦敗向使賊守暴戢未可平也王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紫陛清顯而卒以爽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裘甫在剡城窮困

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讀曰促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操七高翻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袁甫是也袁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

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二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封憲宗子愐為信王愐彌遣翻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先悉薦翻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力謂盡力應辦也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

孼（灌上弟也）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効（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德裕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元年　考異曰裴旦李太尉南行録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曄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畢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人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録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

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荊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鄭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曄懿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鄭本奏也實録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與鵩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是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錄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鄭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

作相旣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護遇陛下維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卽位綯在方鎭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鄴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玆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卽位卽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畢諴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鄠越境取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鄠音户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

安南大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崇之新唐誤也今從實録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顒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令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

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如字）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悰

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赧愧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徵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詞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斷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悰

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諸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貽清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福王綰薨綰順宗子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

户鄧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
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
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鄧殺守澄之罪長流崖
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
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
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改振州為崖州
考異曰實録又賜寛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
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没城
邑卿到鎮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
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誘
溪洞夷獠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鄠至鎮
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
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鄠以失備貶儋州

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擄為鄉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强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鄠至旬日殺之非因捍禦不戮力也代鄠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　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為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

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

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閒南詔復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率服謂相率而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待其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册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邛崍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

嶲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宜可彌縫除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為上聞耳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棣王惴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寛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寛有辨理無柬才進人棣忠建本國藏南蠻復侵封部請兵援備罪以足

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爲安南經略等使王寛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爲二十四萬不既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寨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寛須得臣書牒全無指揮

擅放軍回苟求朝獎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微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既謂襲為本使為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今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容戍軍更工衡翻左遷威衛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墟堠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除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此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把屬人戶殘耗由是頓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攜擾復以令狐玉為新傳文楚數更條約衆不悅以胡懷上代之蓋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

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相息亮翻）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又翻）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敎也）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上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

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豉翻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繆靡幼翻勝音升去

羌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奬竟不能從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贍翻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侯翻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

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苟求省餽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刄坐於兩廡夾幕

之下每月一更更工衡翻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
不如意一夫大呼呼火故翻其衆皆和之和戶臥翻節度使輒自
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
或為之執板唱歌為于偽翻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
復加勞來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
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
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
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

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曰率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有大彭豕韋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錢名鏗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將七軍徐方乎定全華子穀編曰温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閣式到近境遣衙隊三百

人遠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逆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鍛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感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半臂曳屐危坐逆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訴不能自會馬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三年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

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又翻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猛陵縣

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為魏王侹為涼王佶為蜀王侹他鼎翻佶其吉翻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憒為榮王南詔帥酋豪五萬寇安南帥讀曰率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芒蠻於蘇歴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録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絶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録詔襲且住海門是令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

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緤薨緤音𢑱順宗子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嗢烏没翻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趣七

喻翮船已離岸遂溺海死離力智翮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為之申理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通依以為外主矣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度處即此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偕羅伏州扶邪

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鬬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悉殞於賊從事樊綽攜印度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僭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僭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僭也張彦錦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闡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僭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挑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挑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

言正月二日三日書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僧無碍說始知之章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逆屠城亦因實錄而誤遂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子城城內小城也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獠魯皓翻降戶江翻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蛻輸芮翻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南蠻侵軼軼徒結翻

突也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言待遠人乂安之後然後娛遊尚未為晚弗聽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羅傳復天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子之見

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凉州將即亮翻下同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教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

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發以為作主求古無其文執不可知禮者韙之由是知名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价音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

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令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句斷江西湖南此四字衍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為二水南則灕水北則湘川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

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灕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新書曰桂州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灕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灕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灕名灕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灕江灕江為牂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灕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

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澪音零灘音离

勞費艱澁諸軍之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磻溥官翮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蘷王滋薨滋上弟也　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

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啓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監察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

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
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
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乙亥左拾
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相息
亮翻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三年
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
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復扶又翻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

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　辛已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隷焉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蠙部田翻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冤爲于僞翻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華戶化翻敕曰雖嘉

蹇諤之忠難逃疎易之責易以鼓翻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覩明年喻士珍以貪獪而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嶲州界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侯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守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

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長直亮翻　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為祥　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曰率近其靳翻　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紿徒亥翻　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鄆兵也

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怖普布翻）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縋馳偽翻）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蕭復相德宗）加康承訓

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昵尼質翻）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至翻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嶺南東道節

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録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盖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録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新書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隷邕管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

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邵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収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録附於此實録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到翻）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兩軍也譽音余）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

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為路巖以高位兵責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己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皥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皥議見二百四十八卷

宣宗大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閹中為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

先龍堇官德之庚申以宣歙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

敕使墓户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

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

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　楊收建議以蠻

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

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

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嶲州

刺史喻士珍貪獪獪古外翻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

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玠降之降戶江翻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鎮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六月高璩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

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即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獲田

近其新翻劉昫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麓泠縣地

驩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録皆云五月驩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絶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驩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

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首燒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 收其所獲以食軍 獲戶郭翮刈稻也食祥吏翮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 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 考異曰實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

錄義潮奏復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復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拔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

屠其城謂去年陷嶲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捽昨沒翻毆烏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成德節度

使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襲鎮）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長知兩翻）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歿精神不亂）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以蔽蠻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大廟郭后

判官也州別駕也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闡時南詔別都之在交趾西北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个翻趙諾眉又音[illegible]為扶邪都統按舊志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之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

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月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朝歿為武寧帥尤貪橫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秋七月以何全皥為魏博留後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

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㑽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先悉薦翻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

遊弈之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遂克之殺段酋遷及上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蠻居安南界內者為上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部蠻統皈首遷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

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皈首遷即段酋遷守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鬬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

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

高駢為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逆為靜海軍節鎮自李涿侵擾安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靳翻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宮中置宴也宋朝內臣謂之排當水陸皆備言殽膳備水陸之品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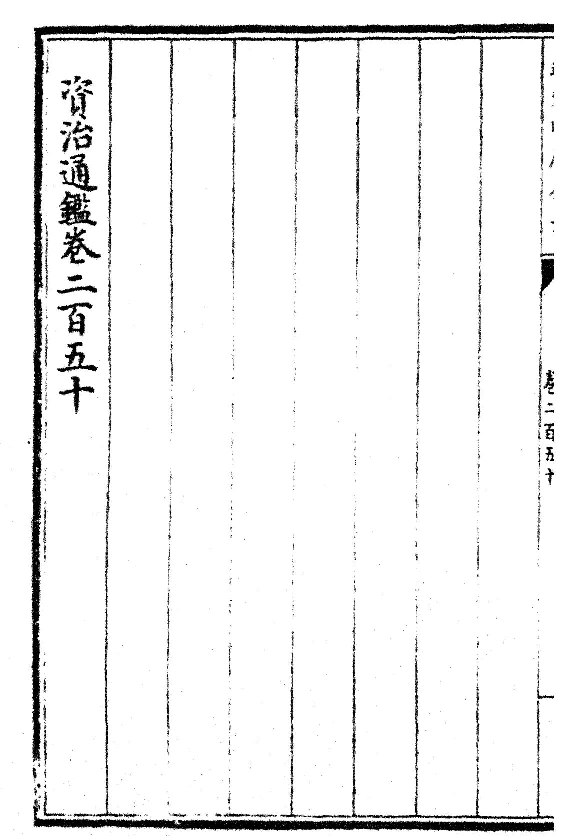
苑南宮即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小幕曰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翻下同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皥為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度至是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

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斬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將即亮翻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尉紆勿翻

（東宮有十率諸王有府率）拾遺竇泊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資通鑑）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順宗子）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揭其列榭）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

華陰縣華戶化翻施衣物施式豉翻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復扶又翻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九月上疾瘳冬十二月信王惲薨惲憲宗子音彌兗翻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